

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7.1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

本文利用歷史語言學揭櫫的比較方法，以現代吳閩方言為對象，從事吳閩方言同源詞的比較研究，嘗試探討現代吳閩方言可能存在的關係。在語言的諸多研究面向中，音韻規則對應的尋求是最基本且最能有效地論述方言關係的一項，因此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音韻比較及對應關係的尋求，同時結合既有的漢語音韻史相關研究，對吳閩方言的音韻現象提出解釋。本節根據內文討論的次序，列出本文對吳閩方言相關音韻現象的研究成果。

1. 閩語濁音清化紛歧現象的新解釋

閩語方言濁音清化的紛歧現象，是漢語方言學界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時至今日也累積了很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以吳閩方言同源詞比較的角度，指出：現在閩語全濁清化的紛歧現象，其實是由於早期不同方言接觸造成的結果。根據本文的研究，現代閩語中中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音的，是閩語自身固有的；今讀不送氣清音的，是與其他方言接觸的結果。同時，根據目前可見已經進行清化的吳語方言來推論，我們認為帶來這個不送氣清音層次的早期方言，可能與現代吳語有同源關係。

2. 吳閩方言共有音韻特徵的解釋

根據目前發表的吳閩方言語料，吳、閩方言都具有若干相同的音韻特徵。就聲母而言，這些特徵主要是「輕重唇不分」（幫非不分）與「舌頭舌上不分」（端知不分）。本文參照上古漢語及中古漢語這兩個不同時期的漢語音韻架構，指出閩語的這兩項特徵，其實可以理解為閩語直接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的音韻創新（innovation）。另一方面，現代吳語之所以也有這兩項音韻創新，主要是由於現代的吳地曾經是閩語的通行地區；也就是說，這兩項音韻創新是早先閩語居民在吳地留下的痕跡。

3. 吳閩方言匣母今讀的層次分析

從同源詞的規則對應來看，匣母在吳閩方言都有兩套規則對應，而這兩套規則對應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一是源出於群匣不分的上古漢語，一是源出於群匣分化之後的中古漢語。

4. 吳語從邪不分的音韻創新與閩語從邪聲母的層次問題

根據《顏氏家訓》對六朝時期南北方言差異的描述，當時的江東方言聲母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從邪不分。我們根據《切韻》提供的聲母架構，比較了吳閩方言的從、邪聲母，發現以這兩類聲母而言，閩語內部有兩種不同的聲母表現，一類是從邪有別，一類是從邪不分。另外，現代浙南吳語則主要呈現出從邪不分的格局，這項音韻創新顯示出浙南吳語與中古江東方言的同源關係。綜合以上的線索，我們認為閩語中從邪不分的這套規則對應是來自於中古江東方言的影響，而從邪有別則可溯源於比六朝更早的層次。

5. 吳閩方言輔音韻尾的演變

我們根據漢語中古音所提供的「十六攝」的韻尾分類，比較深入地觀察了吳閩方言輔音韻尾的演變。我們認為吳語方言輔音韻尾的弱化乃至於省併都與主要元音有密切的關係，要掌握吳語方言輔音韻尾的變化趨勢必須要兼及鄰近的主要元音及介音等成份。就閩語而言，閩語文讀層的輔音韻尾與十六攝的分類相當一致。至於白讀層，我們根據比較方法，從閩東、閩南跨方言的比較指出共同閩語的韻尾架構事實上也與「十六攝」的系統若合符節。

6. 吳閩方言蟹、效、咸、山一二等韻的分別

從整個吳語方言的比較來看，吳語顯然可以區分蟹、效、山、咸四攝的一二等。我們認為吳語方言區分蟹、效、山、咸四攝的一二等的方式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從吳語方言的表現來看，一等是個較高的元音，二等是個較後的元音。相對的，閩語方言基本上只能區分效攝一二等。我們根據吳語效攝一二等的區別，嘗試分析閩語效攝一二等不同層次的來源。結論認為：閩語不論是文讀或白讀都能區分效攝一二等，其中白讀有一個層次與吳語的效攝一二等有密切關係，從其他音韻線索來看可以歸為六朝江東方言，白讀另有一個層次則是出於六朝之前。

7. 吳閩方言咸山兩攝三四等的分別

現代漢語方言中可以區分中古咸、山兩攝的三四等，主要是浙南地區的吳語方言及閩語。本文根據咸、山兩攝的三四等在吳閩方言中的表現，建立吳閩方言中山攝仙三先四的層次對應關係。結論認為，閩語山攝三、四等有兩個明顯的時間層次，白讀層兩個層次仙三先四有別，文讀層仙三先四合流。白讀層中三、四等都帶有介音-i-或是鼻化元音-ĩ 的是六朝時期江東方言層，白讀層中先四讀為較低的韻母-āi 的，源出於更早之前的秦漢層。

7. 吳閩方言重韻的分別

配合《切韻》分韻、六朝詩文押韻情況及當時學者對南北方言特徵的若干紀錄（比方《顏氏家訓》）來看，六朝時期至少有南北兩個不同系統的方言，它們對於不同的重韻有不同的歸併情況。其中位居南方的江東方言，最顯著的特色是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這兩項已經有相當精彩且可靠的研究成果。本文討論重韻的問題，除了遇攝三等魚虞、止攝三等支脂之之外，也將眼光及於咸攝一等覃談、蟹攝一等哈泰。本文的結論認為，吳閩方言都具有可以區分「覃/談」、「哈/泰」、「魚/虞」、「支/脂之」的層次，這個層次同出於六朝江東方言。另外，就上述這些重韻而言，閩語內部還能夠成系統地尋繹出一個更早的音韻層次，這個層次顯示的是上古韻部的分別，源出於上古漢語。

7. 吳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的層次分析與對應

本文針對吳閩方言宕攝開口三等字，作了比較深入的層次分析。我們發現，以宕攝開口三等字而言，吳語內部至少有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閩語內部有兩個白讀層一個文讀層，共三個不同的音韻層次。其中宕攝三等字在吳閩方言都共有一個不帶介音-i-的音韻層次，我們認為這個層次是早期閩語在吳地留下的痕跡，在閩語中屬於最早的一個時間層次；相對地，閩語另一個比較晚的白讀層也與吳語有對應關係，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帶有介音-i-，我們認為這個在閩語中屬於白讀層又帶有-i-介音的層次，來源於六朝江東方言。

8. 吳閩方言聲調的比較與次濁上聲字的層次分析

從個別方言內部的比較來看，我們認為不論是吳語或閩語，基本上都是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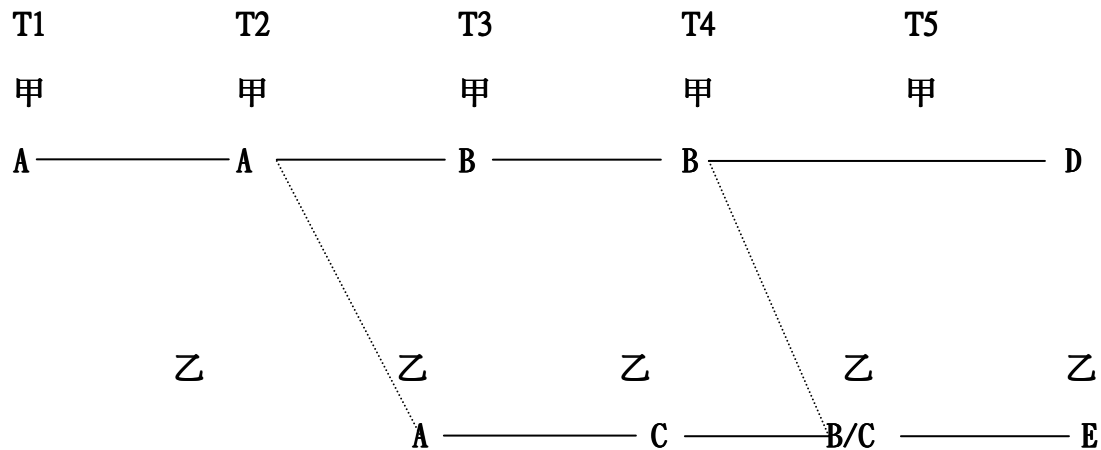
8 調的系統。現在兩個方言內部聲調的歸併現象，都可以從 8 調系統得到合理的解釋。本文還深入分析了閩語方言內部次濁上聲字的音韻層次，我們的結論認為，閩語次濁上聲字有三個不同的層次，其中最早的一個白讀層進行了*4 > 6 的調類歸併；相對比較晚的白讀層及文讀層則進行了*4 > 3 的歸併。

7.2 吳閩方言的關係與形成

本文的一個主要研究課題，是對現代吳閩方言的「相似性」提出解釋。從邏輯推論的角度來看，兩個方言之間如果存在相似的音韻現象，其成因存在各種可能（請參閱第一章）。我們已經指出，比較方法是由下而上，根據現代語言的比較往上去建構更早的來源，因此根據比較方法所建立關係是發生學上的關係。除此之外，舉凡接觸、移借、區域特徵等都是要被排除的。然而，某一個語言或方言之所以有當前所顯見出的種種樣貌，事實上絕對不會也不可能只是歷史上發生學所造成，不同語言或方言間的接觸及互動必然具有若干關鍵的地位。本節我們從吳閩方言「形成」的角度，提供若干看法。在提出我們對吳閩方言形成的看法之前，我們不妨先來設想一下語言接觸的情境：

在時間點 T1，甲地有 A 方言處於北方，在時間點 T2 甲地人民移居乙地。在 T2 時間內，甲乙二地都是使用 A 方言，沒有發生音韻上的變化。但是，到了時間點 T3，甲地及乙地的 A 方言都發生了某種音韻變化，甲地成為 B 方言，乙地成為 C 方言，於是在 T3 就有了方言差異。之後，時間點 T4 甲地人民又移居乙地，於是在乙地發生了 B 方言與 C 方言的接觸。到了時間點 T5，甲地 B 方言及乙地 C 方言都產生變化，分別形成了 D 方言與 E 方言

上述情況可列表如下：



就時間點 T5，位於乙地的 E 來說，毫無疑問地，我們認為 E 在「發生學」上最早的來源是 T1 時間點的 A。但若就 E「形成」的角度而言，則足以影響到它目前（T5）所表現出的各式各樣語言樣態的，至少有三個可能的影響源：

- (1) T2 的 A
- (2) T3 的 C
- (3) T4 的 B

這三個影響源不但有時間的不同，也有地域的差異。例如，就 T4 時間點而言，比較 B 與 C，我們認為 C 是 E 固有的；相對地，B 則是外來的接觸。於是，現在我們對於 E 的「形成」問題就歸結到：我們如何在 E 這個語言中，離析出 T4 時間點的 C（承自更早階段 T3 的 C）與 B 的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影響源？我們認為，比較方法本身正是可以提供我們辨認這些異質成份的辦法。我們知道，從 T1 到 T5 的時間推進之中，不論是在甲地的 A 或是乙地的 C 語言都絕非一成不變；更有可能的是，它們在語言的各方面分別進行了不同的變化，產生了不同的創新。在這樣的合理假設上，我們顯然可以透過 D、E 方言的比較，嘗試找出 T3 時間點 B 與 C 之所以分化所運作的不變異化，從而分析出那一個是 E（來自 T3 的 C）自身的變化，那一個是受到早先 T4 的 B 影響的異質成份。由此看來，討論一個語言或方言在「發生學」上的歷史來源與討論一個語言或方言的「形成」，顯然不能一概而論。有了以上的認識，底下我們主要說明閩方言的形成。

就探討閩語方言的形成而言，區分閩語方言的文讀與白讀是相當重要的第一

步，文白讀的區別，主要是幫助我們辨識出時間點中，最晚傳入閩語的一個異質成份而加以排除。前人的研究（Norman 1979、楊秀芳 1982）已經指出，即使在白讀層中，閩語也顯然至少有兩個明顯的異質成份；而根據本文對吳閩方言的比較研究，我們認為所謂的「共同閩語」，其本身就曾經經歷過方言接觸，而且它在經過系統調整之後，呈現為一個在共時上同質的方言。底下分別說明不同的白讀層所具有的音韻特徵。

1. 閩語白讀層 I 的音韻特徵

從共同創新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閩語之所以從上古漢語分化出來的最根本的一項共同創新，是上古漢語二、三等介音的失落，也就是*-r-> -∅-、*-j-> -∅-。這項音韻變化，導致閩語以下幾項重要的語音特徵：

(1)輕重唇不分

(2)端知不分

(3)從邪有別

(4)匣母讀為舌根塞音

(5)一等與三等或二等與三等的韻母有相同的語音形式

相較於切韻系統，上古漢語的介音*-r-、*-j-在中古造成了知系這一類的聲母。不過上古漢語的*-r-在造成聲母與元音的央化（centralization）後消失，中古漢語中幾乎沒有痕跡；三等介音則一直保留在中古漢語。另一方面，根據上述的三條語音特徵，我們認為閩語從漢語分化出來的時間下限應該不晚於中古，這形成閩語中時代最早的一個語言層。

2. 閩語白讀層 II 的音韻特徵

除了上述時間最早的白讀層之外，另一個相對較晚的白讀層則有以下的音韻特徵：

(1)輕重唇不分

(2)端知不分

(3)從邪不分

(4)匣母讀為零聲母

(5)一等與三等有別，三等有介音-j

其中(1)、(2)項我們認為是閩語方言底層影響的結果，因為就層次的表現上來看，不論是白讀或文讀，閩語始終沒有一套獨立的輕唇音及舌上音（知系）。這個白讀層中最重要的一項音韻特徵是從邪不分，這是六朝時期在江東方言發生的音韻創新。這個現象顯示閩語的白讀層Ⅱ可能與六朝江東方言有密切的關係。其他關於韻母的層次研究，比方白讀層Ⅱ中具有魚虞有別、支與脂之有別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另外，從全濁聲母清化的趨向來看，我們透過吳閩方言的比較，認為：同屬白讀層，早期的白讀層全濁聲母清化的走向是清化後今讀送氣清音是閩語固有的表現；相對地，較晚的白讀層則是清化後今讀不送氣清音，這個白讀層與現代已經清化的吳語方言（例如慶元）的清化表現一致。

有關於閩方言的形成問題，Norman（1979）已經根據閩語詞彙的對應關係指出，現代閩語至少經歷過三波主要移民，第一批移民是秦漢時期進入閩地，第二波移民是南北朝時期進入閩地，第三波移民是晚唐時期傳入閩地；其中第一波及第二波的移民形成閩語的白讀層，第三波移民時間最晚，形成最新的文讀層。本文的研究基本上證明了羅杰瑞的看法。同時，我們更進一步從吳閩方言音韻比較，嘗試結合方言比較研究與漢語歷史音韻研究，對閩語的層次來源提出更全面、更合理也更周延的詮釋。

另一方面，丁邦新（1988）指出現代吳語（特別是浙南吳語）具有與閩語相同的音韻現象（例如端知不分）及歷史文獻上詞彙的證據（例如骹、儂），這顯示現在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換句話說，現代浙南吳語之所有上述特點，是因為早期閩語曾經在吳地流行所造成的底層現象。本文主要探求現代吳閩方言在音韻上的規則對應，從聲母、韻母、聲調三方面論述吳閩方言的層次對應關係，證明丁邦新當時的結論是正確的。

從現代漢語方言的分類來看，根據濁音清化這一條歷史性條件，吳閩方言必須分為明確地分為兩支不同的大方言。也就是說，吳閩方言之間存在的相似性，主要是由於方言接觸所造成的。從歷史來源上來說，閩語中最早期的一個層次是直接出自上古漢語，由於這個原因，因此閩語白讀音若干音韻表現與中古《切韻》

相當不一樣。吳語的主要來源則是自六朝時代流行於南方的江東方言，因此現代吳語（特別是浙南吳語）中可以找到與六朝江東方言共有的音韻創新，最重要幾項分別是：從邪不分、支與脂之有別、魚虞有別。

7.3 比較方法、語言層次與層次斷代

7.3.1 比較方法與漢語方言研究

本文從事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的一個最核心的方法是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同時，我們的比較是以同源詞為基礎，系統性地尋求方言之間的音韻對應關係。不少從事漢語方言研究的學者指出，歷史比較法之所以不能直接適用於漢語方言的主因，是由於漢語方言有文白層次的疊積（潘悟雲 1995、徐通鏘 1991）。然而，一般用以辨識出方言層次的辦法，往往是透過方言與中古《切韻》系統的比較。本文第四章對聲母的討論，實際上是新的嘗試，我們先把漢語歷史音韻視為一個未知項，單純比較兩個不同系統的方言，看看是否可以找出所謂「層次」問題。我們發現，即使不根據《切韻》的框架，還是可以根據同源詞之間不同的對應關係，為個別方言分析出不同的音韻層次。換句話說，歷史語言學以同源詞規則對應為基礎的比較方法，不僅不會對漢語方言研究形成阻力，相反地，在假設沒有類似《切韻》的音韻架構之下，比較方法仍然有其威力。

7.3.2 漢語音韻史兩個不同時間的參照點

本文採用漢語音韻史作為吳閩方言比較的參照點，與前人不同的一個地方是，我們使用兩個不同時代的漢語音韻系統做為我們參照的依據，一個是上古漢語，一個是中古漢語。我們知道，現代漢語方言乃至於中古音、上古音純就其發生學關係而言都是同源的語言，因此利用上古漢語與中古漢語作為參照點，是相當合理的。漢語上古音與中古音的比較，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於可以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漢語某一段時間中的歷史演變歷程。我們可以根據這個歷史演變過程，來對照吳閩方言內部相關的種種音韻變化，從而在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上提出方言之所以分化及形成的可能詮釋。

7.3.3 不同音韻層次間對應關係的建立

漢語方言有關「層次問題」中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是，不論是單一方言內部

比較或跨方言的比較，我們應該如何確定不同的異讀屬於同一個層次。本文以同源詞比較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採取嚴格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同源詞的比較提供的是關於聲母、韻母、聲調三方面的音韻訊息。也就是說，就語音而言，同源詞比較所提供的是系統性的音韻特徵。舉例而言，可以用來證明聲母屬於某一個層次的同源詞，我們認為這個詞的韻母、聲調都具有該層次的特徵，可以做為我們尋求方言層次對應的重要依據。

7.3.4 比較方法與漢語歷史文獻

在第一章我們提到，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基本上有若干侷限。現在我們根據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若干反省與反饋。

第一、比較方法本身有相當強的邏輯性及科學性，但它無法提供我們關於絕對時間的線索。從音韻的結構性變化而言，比較方法只能從音韻變化的不可逆性提示我們內在規律運作的相對先後次序¹，而不能告訴我們絕對的時點。漢語音韻研究的優勢在於漢語有號稱三千年不間斷的歷史文獻傳統，這麼豐富的文獻材料使我們得以有機會把比較方法從純粹邏輯推演的相對年代，推進到尋求音韻變化的絕對年代。

第二、比較方法本身提供的是系譜樹由上而下的親屬關係的建立，其理論本身並不在於對方言接觸提出看法。然而，漢語方言層次的形成，事實上是由於方言接觸所造成。經由本文對歷史比較法的實踐，我們認為，關於漢語方言「層次」的研究，也必須從同源詞規則對應入手。根據不同的音韻對應關係來離析不同音韻特徵的層次，才能進一步談到不同方言的「形成」。尤其要強調的是，漢語方言所謂的「層次」，主要是同源語言的彼此接觸所造成。在系譜關係上屬於同源的語言，由於時代不同、地域不同產生了種種的變化。這些變化如果被記錄到歷史文獻裡，則我們在探討漢語方言的層次問題時，就能將這些變化追溯到某一個具體的時代與地域。因此，探討層次問題，我們所倚重的仍然是對漢語歷史文獻所呈現歷時性、系統性的音韻變遷知識。

¹ 我們不妨認為，比較方法上所謂音韻規律（R1、R2、R3……Rn）的「先後」關係，其性質既是邏輯上的「先」，也是時間上的「先」。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漢語方言比較研究的開展，必須要結合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與漢語豐富的歷史文獻。這兩者合則雙美，分則兩傷；太側重任何一方面都將導致我們對漢語方言的研究有所偏差。

7.4 本文後續相關研究

7.4.1 漢語方言祖語的構擬

本文以方言比較為基礎，常常提到若干方言祖語，例如共同閩語、共同閩東方言等等。方言祖語的研究，目前的成果有 O.Connor (1976) 的共同客家話構擬、Norman 對閩語聲母、韻母、聲調的全面構擬 (1971、1973、1981)、錢乃榮對吳語的構擬 (1990、1991、1992)、秋谷裕幸對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的音韻構擬 (2003)。就比較方法而言，所謂「方言祖語」的意義是，以現代方言為基礎，純粹透過比較方法向上構擬的方言祖語；這個祖語在性質上「早於」現在用以構擬的下位方言。運用構擬出來的方言祖語與不同時代的漢語音韻系統（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從事比較研究，一方面可以有助我們釐清現代方言與漢語歷史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也深化了我們關於現代各大方言形成的認識。本文基本上認為閩語內部至少有可以分為三個大的語群：閩北方言群、閩東方言群、閩南方言群。這些方言群都應該分別構擬不同的共同來源，並進一步向上建立共同閩語，從而解釋方言分化的音變過程。這是本研究相當重要的一項後續研究。

7.4.2 吳閩方言其他型態的研究

本文所開展的比較研究，內容側重在吳閩方言的歷時研究，從方言比較乃至於漢語音韻史的比較來觀察吳閩方言在歷史上曾經發生的種種變化；對於吳閩方言在共時上的研究幾乎沒有觸及。共時平面上的相關研究，例如社會語言學的相關議題本文幾乎沒有觸及。從共時層面來探討現代方言，是個相當重要的研究方向，尤其是短暫時間內共時平面的研究，對於歷時面向的研究必然可以提供相當重要的線索。本文一方面限於作者才力不足，一方面由於本文採取的觀察角度所限，僅能就歷史問題加以探討，至於共時層面上的問題則有俟異日。